

朝鮮時代陶瓷雜識

■ 謝明良

朝鮮王朝（1392-1897）陶瓷課題多元，而無論是窯址標本、窯爐結構、官窯制度、祭器製造，或者是對於特定種類如粉青沙器、白瓷（象嵌、單色釉、青花、鐵繪、辰砂）的討論都已累積了豐碩的成果。論文和報告書之外，亦見不少典藏名品集或專題展觀圖錄，從學術考證到美學鑑賞，著實吸引了眾人的目光，十分精彩。近幾年來，筆者在觀賞朝鮮時代陶瓷之餘，腦海經常浮現一個念頭，亦即若將朝鮮時代陶瓷置於東亞陶瓷史的宏觀角度做一觀察，會不會出現一些以往未被嚴肅對待的有趣議題或想像？以下即是基於這樣的念頭所做的一些嘗試。

關於扁壺

從製作工法而言，朝鮮時代扁壺可分二類。一類（A類）是在圓壺的兩側面壓扣使之形成兩側略扁的扁壺式，此一工法可上溯高麗時代（918-1392），持續至十六世紀後半仍可見到。本文要談的是另一類（B類），即以兩只圓盤形器對扣成扁圓壺身，而後上接口頸，下安器足，這類製品出現於十五世紀，迄十九世紀仍經常可見。從目前的資料看來，B類壺的年代或可早自十五世紀前半，但最為重要的遺物則是慶尙南道居昌郡北上面內晉陽郡令人鄭氏墓出土的白瓷象嵌製品（圖1）；從同墓伴出的帶成化丙戌（1466）紀年白瓷象嵌墓誌知此即扁壺的絕對年代，此相當於李氏朝鮮世祖十一年。該扁壺通高約22公分，係以兩片淺弧圓盤對扣接合成壺身，上置帶細唇口的短頸，下設略外敞的喇叭式高足。

寡聞所及，除了個別著錄曾簡單地提及現藏根津美術館的一件十五世紀粉青沙器剔花鐵繪牡丹文扁壺之造型或是做自中國的「月瓶壺」¹，即十五世紀前期明代永宣年間偶見的「寶月壺」

（圖2），學界迄今似未深究此類於十五世紀突然出現於朝鮮半島之扁壺器式來源？不過，若將朝鮮半島朝鮮時代扁壺置於東亞陶瓷史時空進行觀察，則可發現中國浙江省餘杭市反山東漢（25-220）墓也出土了以相近工法所成形之造型相似的青釉扁壺。（圖3）後者器高28.5公分，係於扁圓壺身上置細唇口短直頸，下設梯形高足，並在壺身兩側置橫繫。應該一提的是，浙江漢至六朝時期青釉器經常於盤、洗、盆等圓形器之器面以陰刻線區劃出幾個同心區塊，並在區塊中飾劃花複線波紋（圖4），而反山東漢墓青釉扁壺正反面亦見類似劃花裝飾。問題是，前引朝鮮半島鄭氏墓所出扁壺之造型雖近於東漢扁壺，但壺身中心雙重同心圓外區之不規則連弧式紋會不會是波紋的變形一事已難實證。

應予留意的是，做為朝鮮時代官窯的廣州分院里窯在十八世紀至十九世紀所燒製的在器形和成型工法方面可歸入B類，但卻於扁平壺身兩側加飾繫耳的製品（以下稱B1類），如以鈹料繪飾日、水、竹、松、鶴、龜、鹿和靈芝



圖1 1466 白瓷象嵌草花紋扁壺 a.正面 b.側面 高22.2公分 湖巖美術館藏
 取自鄭良謨編，《韓國7000年美術大系·國寶·8·白磁·粉青沙器》，東京：竹書房，1985，頁24-25，圖13、14。

等俗稱十長壽紋的青花扁壺就在兩側設松鼠形繫耳，器高約 21 公分。（圖 5）雖然 B1 類扁壺的繫耳造型不一，但松鼠似乎是此一壺式相對愛用的耳飾之一，如同屬分院里窯製品的十八世紀白瓷扁壺也是以松鼠為繫耳裝飾。（圖 6）由於松果多子，松鼠寓意吉祥，故而葡萄栗鼠也是中國區域十六世紀以來工藝品常見的裝飾母題，如日本覆刻明代萬曆三十五年（1607）蔡汝佐《圖繪宗彝》即見攀爬於松樹或與葡萄相間的松鼠圖像，而圖 6 的白瓷扁壺一面陰刻葡萄葉和蔓、實，另面則刻大芭蕉葉。無獨有偶，中國江蘇省金壇縣也出土了於扁壺兩側加



圖2 明 永樂（1403-1424）青花山茶花紋如意耳扁壺 高25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出版品圖版參見黃蘭茵主編，《適於心》，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7，頁120。



圖3 東漢 青釉扁壺 高28.5公分 中國浙江省餘杭市反山漢墓出土 取自中國文物精華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文物精華》，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圖15。



圖5 19世紀前半 青花十長壽紋扁壺 高19公分 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藏 取自MOA美術館等編，《心のやきもの李朝—朝鮮時代の陶磁—》，大阪：讀賣新聞大阪本社，2002，頁89，圖69。



圖4 西晉 青瓷三足盆 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藏 作者攝

飾動物形繫耳的越窯青瓷。(圖7)該壺通高約23公分，壺身一面陰線刻難以正確識讀但形似果實和枝蔓的圖像，下方則有「紫是會稽上虞范休可作埤也」字銘，可知此類扁壺於中國中古時期稱為「埤」。²其次，儘管該壺壺體兩側繫耳造型呈尖嘴大耳的四足帶翼獸形，其外觀略似獬而與松鼠有別，但從壺的外觀特點而言，

筆者認為其應即朝鮮時代B1類松鼠繫耳扁壺的原型。這樣看來，朝鮮時代B類壺的原型近於中國漢代壺，而B1類壺則應是模倣了中國西晉時代的獸耳埤，後者還往往擷取中國明代以來流行的栗鼠母題以為繫耳或壺身紋樣，當然也不排除是朝鮮半島的陶工對於西晉獸耳埤造型的新詮釋。



圖6 18世紀 白瓷陰刻葡萄紋扁壺 高19公分 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藏 取自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編，《李朝陶磁500年の美》，大阪：大阪市立美術振興會等，1988，圖70。



圖7 西晉 青瓷刻花扁壺 高23.2公分 中國江蘇省金壇縣出土 取自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編，《中國陶磁全集·4·越窯》，京都：美乃美，1981，圖70。

朝鮮時代粉青沙器的造型和裝飾—— 從朝鮮半島出土六朝陶瓷談起

朝鮮半島在漢代所設樂浪郡郡址所在地今北朝鮮平壤市多處遺址出土有陶器、漆器、銅器等漢代文物一事早已為學界所熟知，進入新羅、高句麗、百濟所謂三國時代相關遺址，更是頻見中國南方六朝陶瓷。如高句麗東山洞（平壤市樂浪區）的青瓷獅形器，或百濟地區法泉里二號墓（江原道原州郡）的青瓷羊形器即來自浙江省越窯所產，而龍院里九號墓（忠清南道天安市）或公州水村里的東晉黑釉雞頭壺（圖8）則屬浙江德清窯製品。³不過，最著名且有絕對年代可考的六朝陶瓷出土例無疑要屬1970年代發掘忠清南道公州郡公州邑錦城百濟武寧王陵出土的陶瓷了。⁴武寧王葬於百濟國乙巳年（525），夫人葬於己酉年（529），不僅墓葬構築深受南朝墓制影響，另伴出了蓮瓣紋六繫罐、盤口四繫罐和大口碗等南朝青瓷。其中，青瓷六繫罐是於罐肩前後各置一只橫繫，左右



圖8 東晉 黑釉雞頭壺 高21公分 朝鮮半島公州水村里出土 取自國立大邱博物館編，《中國陶磁器 (Chinese Ceramics in Korean Culture)》，韓國大邱市：國立大邱博物館，2004，頁38，右圖。

另飾兩只一組的複式橫繫。（圖9、10）就目前的考古資料看來，朝鮮半島除了前引武寧王陵南朝六繫罐之外，亦見只於罐肩飾四只橫繫的四繫罐，國立全州博物館藏益山店里出土品或



圖9 南朝 青瓷六繫罐 高21.7公分 朝鮮半島公州武寧王陵出土
取自國立大邱博物館編，前引《中國陶磁器 (Chinese Ceramics in Korean Culture)》，頁24。



圖10 南朝 青瓷六繫罐 高18公分 朝鮮半島公州武寧王陵出土
取自國立大邱博物館編，前引《中國陶磁器 (Chinese Ceramics in Korean Culture)》，頁24。



圖11 南朝 青瓷四繫罐 高17.3公分 朝鮮半島益山笠店里出土
取自國立大邱博物館編，前引《中國陶磁器 (Chinese Ceramics in Korean Culture)》，頁23，圖26。

首爾大學藏石林洞出土品即為其例。(圖 11)
應予一提的是，上引諸例罐肩繫耳均呈折角的橋形，亦即俗稱的橋形繫，而橋形繫則是中國東晉至南朝流行的繫耳樣式。這也就是說，儘

管六朝陶瓷繫耳造型多樣，其雖以半環形繫最為常見且跨越整個六朝，但橋形繫卻是出現於東晉，流行於南朝的具有時代特徵的繫耳樣式。有趣的是，日本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藏一件帶「長興庫」銘的粉青印花三繫罐之繫耳亦呈橋式。(圖 12)

如前所述，朝鮮時代 B1 類扁壺的原型有可能是中國西晉時期的青瓷卮，而高麗朝陶瓷迄今似亦未見橋形繫耳，因此裝飾著橋形繫耳的前引粉青印花罐之繫耳樣式甚至整體罐式，會不會就是對於六朝陶瓷的模倣？實在耐人尋味。

按所謂粉青或粉青沙器是粉妝灰青砂器的省稱，指的是朝鮮半島在十四世紀後期迄十六世紀末所燒造的施加白化妝土的炆器，其雖延續高麗時代象嵌青瓷的技法，但在造型和紋樣等方面則另有新意，常見的裝飾技法包括象嵌、剔花、線刻、鐵繪、白刷土和印花。後者粉青印花是先以印模在素胎上壓印陰紋，而後



圖12 朝鮮時代（15世紀）粉青印花三繫罐 「長興庫」銘 高17.1公分 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藏 作者攝 出版品圖版參見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編，《粉青沙器》，大阪市：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1996，頁5，圖5。

在凹陷陰紋填入白土，施罩透明釉再入窯燒成，亦即是以印模做出的粉青象嵌。這類作品在日本有時稱為「曆手」，中國區域如明天順三年（1459）王佐增補曹昭《格古要論》「高麗窯」條載「古高麗窯器皿，色粉青與龍泉窯相類，上有白花朵兒者，不甚值錢」所指的或許也是這類製品？

無論如何，應該留意的是以印模壓印陰文而後填入白土的粉青印花常見的圈紋外飾光芒的紋飾（見圖12），亦見於中國三國至西晉時的青瓷製品，此即俗稱的幾何形印紋裝飾帶。後者多是在環繞器身的網格印紋帶上下方各加飾一道芒狀圈點紋（圖13），而其芒狀印紋則和朝鮮時代圈芒紋造型相近。其實，朝鮮時代



圖13 西晉 青瓷印花蓋罐 高21公分 牛津大學Ashmolean Museum藏 取自座右寶刊行會編，《世界陶磁全集・10・中國古代》，東京：小學館，1982，頁105，圖94。



圖14 朝鮮時代（15世紀） 粉青印花大罐 天順六年（1462）胎誌伴出 取自座右寶刊行會編，《世界陶磁全集・19・李朝》，東京：小學館，1980，頁21，圖9。

粉青沙器除了圈芒印紋之外，亦見形似菊花的印紋帶，其種類不一而足，而其在菊花式印紋帶之間夾飾大面積的幾何形印紋的布局排列，則和前述三國東吳至西晉時期的幾何形裝飾帶的構思基本一致。（圖14）不僅如此，朝鮮時代粉青沙器的印花紋飾除了以模具逐一按捺壓印之外，經常是採用了裝飾著紋飾的印模具滾壓而成，⁵而以滾壓的方式製作印紋裝飾帶正是吳至西晉陶工所採行的技藝。

雖然考古發掘未能尋獲印模道具，但從裝飾有印紋帶的諸多實物資料可以推測，其可能是以裝飾著紋飾的圓棒或刻紋滾筒（roulette）滾壓而成的。⁶這樣看來，朝鮮時代粉青沙器不僅在橋形繫耳、印紋本身和布局排

列，以及印紋加飾技法，都能在六朝陶瓷尋覓到類似的標本，甚至是器形方面彼此之間也有近似之處，除了粉青印花三繫罐（見圖 12）造型和南朝廣口四繫罐（見圖 10、11）相近之外，前引伴出天順六年（1462）胎誌的印紋廣口大罐（見圖 14）之器形也略近首爾特別市松坡區百濟第一座都城風納土城遺址出土由韓國學者比定為中國西晉時期灰釉大罐。（圖 15）雖然韓方學者據以定年及產地判斷的依據似還有待進一步的披露，但由於這類大口罐是不同時代複數地區可見的器形，如戰國時代亦見同式印紋硬陶罐（圖 16），所以其間的類似性也有可能只是巧合。不過，高麗大學博物館藏粉青沙器印花胎壺壺肩所見黑象嵌覆蓮瓣飾（圖 17），卻也和武寧王陵出土六繫大口青瓷罐罐身的陰刻蓮瓣的裝飾趣味相彷彿（見圖 9、10）。

以上所述雖然是筆者個人的主觀連想，但就如今日我們有幸得見朝鮮半島出土的六朝陶瓷般，不排除朝鮮時代的陶工偶能目睹其時因

某種原因而暴露出現的六朝陶瓷，並擷取做為其陶藝創作的要素，結果之一是同一件器物（見圖 12），同時出現具有三國西晉期時代特徵的印紋飾，以及具有東晉南朝期時代特徵的橋形繫耳。



圖15 西晉 灰釉大罐 高57公分 朝鮮半島風納土城出土 取自國立大邱博物館編，前引《中國陶磁器（Chinese Ceramics in Korean Culture）》，頁11，圖6。



圖16 戰國 印紋硬陶罐 高45.2公分 日本出光美術館藏 取自弓場紀知，《中國の陶磁・1・中國の土器》，東京：平凡社，1999，圖54。



圖17 朝鮮時代（15世紀） 粉青印花胎壺 外壺高42.4公分 首爾特別市城北區安岩洞高麗大學校內出土 取自座右寶刊行會編，前引《世界陶磁全集・19・李朝》，頁147，圖113。

餘談——清初官窯扁壺

在觀察了東北亞朝鮮半島朝鮮時代扁壺及其和中國區域西晉時期扁壺的可能關係之餘，以下擬針對清代雍正（1722-1735）、乾隆（1735-1796）朝景德鎮御窯廠燒造的扁壺做一評述。

清初景德鎮燒造的扁壺造型多樣，其中一



圖18 粉青雙繫扁壺 「大清雍正年製」款 高23.3公分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取自馮先銘等編，《故宮博物院藏清盛世瓷選粹》，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4，頁220，圖67。



圖19 青花黃彩扁壺 「大清雍正年製」款 高21.5公分 取自John Ayers, *The Baur Collection*, Geneva: The Baur Collection, 1974, vol. 4, A 576.

式是在圓扁形的壺身上置筒形直口，下設斜弧外敞的高圈足，並於壺身兩側飾被稱為鸚鵡形的繫耳，此式扁壺通高約 20 餘公分。其釉色種類不一，既見淡青釉、鈎藍釉、茶葉末等單色釉製品（圖 18），個別作品另配置狗鈕平蓋，亦見青花黃彩。（圖 19）相對於前述朝鮮半島扁壺與西晉壺的借鑑模倣說只是筆者的主觀連想，距離科學實證還頗遙遠，清初御窯扁壺則可肯定其原型應該就是三國至西晉期的同式壺。

從目前的考古資料看來，三國西晉時期此式扁壺多來自浙江省越窯窯場，所見均施單青瓷釉。紀年墓如南京雨花台吳天璽元年（276）墓（圖 20），或江蘇吳縣西晉元康五年（295）墓都曾出土此式青瓷圓扁壺，可知其相對年代在三世紀第四個 4 半期。

就越窯青瓷扁壺的壺身裝飾而言，其經常是在壺身兩面以雙鉤陰線刻劃出連璧式雙圓或呈心型卷尾的區塊（見圖 20），區塊上方貼飾模印鋪首或獅形獸面（圖 21），雙鉤線內捺印圈點紋，並於器肩和高足下方部位飾圈點或菱形印紋裝飾帶等具有吳至西晉時期時代要素的印紋飾。據此可知，清初官窯扁壺壺身略呈心形的開光即是來源於此。不過，相對於目前所見吳西晉時期青瓷扁壺兩側乃是裝置了半環形橫繫，清初官窯扁壺則代之以鸚鵡形鳥禽繫耳。然而，若說清初官窯扁壺的鳥禽繫耳是景德鎮御窯廠的創意，則又不然，因為現藏南京市博物館的一件帶提梁的帶蓋銅扁壺即見鳥禽形繫耳。（圖 22）

問題是，上引銅扁壺的鳥禽形繫並非是對現實鳥禽的模倣，其雖有長尾，但上方則可見帶四足的拱身獸。筆者以前曾撰文討論中國同心鳥圖像的源流，文中援引了一件相對年代在三國東吳時期之越窯青瓷穀倉罐，其罐身可見帶有「同



圖20 青瓷印花紋扁壺 高21.4公分 中國南京雨花台吳天璽元年(276)墓出土 取自南京市博物館等,〈南京市雨花台區孫吳墓〉,《考古》,2013年第3期,頁30,圖8。



圖21 青瓷印花紋扁壺 高15.8公分 南京張家庫前頭山西晉墓(M1)出土 取自南京市博物館編,《六朝風采》,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頁58,圖29。

心」榜題的同心鳥圖像(圖23),同心鳥造型呈一尾、雙翼、兩首,喙頸相向蟠成心形,兩喙共啣一四足獸。參酌文獻記載,可知同心鳥既意味同心協力也是寓意夫妻和合的祥瑞物,並且是政治清明的徵兆,如《宋書·符瑞志》載「同心鳥,王者德及遐方,四夷合同即至」。三國至西晉時期同心鳥圖像頗為常見,除了上引穀倉罐的模印貼飾之外,也常見將雙鳥所啣四足獸塑造成立體造型的繫耳(圖24),而後者即清初官窯扁壺鳥禽繫耳的原型。不過,景德鎮御窯廠匠人則將同心鳥圖像誤解或刻意將之改裝成了鸚鵡形的鳥禽,結合心形或說桃形壺身成了名符其實的「鸚鵡啄金桃」之吉祥器式了。鸚鵡啄金桃圖像於東亞工藝史上有多種變形,越南十五至十六世紀會安沉船(*Hoi An Shipwreck*)可見鸚鵡啣桃青花五彩盃(圖25),韓國海域十四世紀前期新安沉船景德鎮窯四方折沿盤,盤內壓印鸚鵡啄桃並有榜題:「麝香眠石竹,鸚鵡啄金桃」(典出杜甫〈山寺〉)(圖26),而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明代成化豆彩樹禽高足杯(圖



圖22 西晉 銅提梁扁壺 高17公分 南京市博物館藏徵集品 取自南京市博物館編,前引《六朝風采》,頁44,圖17。

27),很可能就是《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雍正七年,1729)所記載的「成窯五彩鸚鵡摘桃高足酒圓」。

作者為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講座教授



圖23 三國 青瓷穀倉罐所見帶「同心」榜題的同心鳥模印貼花罐通高35公分 取自謝明良,《陶器手記·2》,臺北:石頭出版社,2012,頁98,圖21。



圖24 西晉 青瓷大口貼花雙繫罐 高11.3公分 南京雨花台區西晉墓出土 取自南京市博物館編,前引《六朝風采》,頁36,圖9。



圖25 黎朝 越南青花五彩鸚鵡形盃 深9公分 越南會安沉船打撈品 取自Butterfields, *Treasures from the Hoi An Hoard: Important Vietnamese Ceramics from a Late 15th/ Early 16th Century Cargo*, San Francisco: Butterfields., 2000, 2: 216, no. 1727.



圖26 元代 白瓷印花盤 深15公分 韓國新安沉船打撈品 取自大韓民國文化財廳等編,《新安沉船(The Shinan Wreck)》,木浦:韓國國立海洋遺物展示館,2006,頁104-105,圖94。



圖27 明 成化 鬥彩花鳥高足杯 高7.8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取自國立故宮博物院編,《明成化瓷器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7,圖版4。

註釋

1. 座右寶刊行會編,《世界陶磁全集·19·李朝》(東京:小學館,1980),頁24。
2. 關於扁壺的討論可參見:孫機,〈說「柶」〉,《文物》,1980年10期,頁81;黃盛璋,〈關於壺的形制發展與名稱演變考略〉,《中原文物》,1983年2期,頁22-26;孫機,〈江陵鳳凰山漢墓簡文「大柶」考實〉,《文物》,1986年11期,頁48-51。
3. 朝鮮半島出土的中國陶瓷可參見:國立清州博物館編,《韓國出土中國磁器特別展》(韓國忠清北道清州市:國立清州博物館,1989);國立大邱博物館編,《中國陶磁器(Chinese Ceramics in Korean Culture)》(韓國大邱市:國立大邱博物館,2004)。六朝陶瓷主要見於百濟故地,相關論文不少,如三上次男,〈漢江地域発見の四世紀越州窯青磁と初期百濟文化〉,《朝鮮學報》,81輯(1976.10),頁357-380;門田誠一,〈百濟出土の兩晉南朝青磁と江南地域葬禮の相關的研究〉,收入同氏,《古代東アジア地域相の考古学的研究》(東京:學生社,2006),頁185-204。資料性介紹可參見:趙胤宰,〈略論韓國百濟故地出土的中國陶瓷〉,《故宮博物院院刊》,2006年2期,頁88-113。至於高句麗出土例可參見:早乙女雅博,〈高句麗東山洞壁畫古墳出土的青磁獅子形燭台〉,收入飯島武次編,《中華文明の考古学》(東京:同成社,2014),頁319-331。
4. 大韓民國文化財管理局編,永島暉臣慎譯,《武寧王陵》(首爾:三和出版社、東京:學生社,1974);三上次男,〈百濟武寧王陵出土的中國陶磁とその歴史的意義〉,《古代東アジア史論集》(東京:吉川弘文館,1978),下冊,頁157-191。
5. 關於朝鮮時代粉青沙器印花紋飾技法問題,曾獲得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研究課鄭銀珍學藝員和小林仁代理學藝課長的教示,謹誌謝意。
6. 關於六朝陶瓷所見滾筒(roulette)滾壓裝飾技法的淵源及其可能受古羅馬陶器影響的討論,可參見:謝明良,《中國古代鉛釉陶的世界》(臺北:石頭出版社,2014),頁26-30。